

《山水清音——中国山水诗的产生与永嘉山水》

黄世中

(二)中国山水诗的催生期:三国两晋

一、曹公父子感怀、游宴、游仙诸诗标志中国山水诗"阵痛"的到来

东汉末年,由于道教与农民结合的"黄巾起义",严重摧垮了封建王朝,摧毁了儒家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,魏晋玄学应运而生。兼之社会动荡,人命朝不保夕,士大夫向两极分化:或积极入世,成为乱世的英雄,参与运筹帷幄、平定战乱;或潜身行迹,成为山林隐士,不问人世杂事、自保身家。

前者如曹操、曹丕、曹植,以儒家的"比德"说,借山水言志;或心怀郁结,以山水自然抒怀写心。这些都促使山水诗在母体孕育中的勃动和阵痛。曹操《观沧海》就是这个阵痛的产物。

曹公《观沧海》诗云:

东临碣石,(登上碣石山巅)以观沧海。(得观海波汹涌)水何澹澹,(海水广漠摇漾)山岛竦峙。(山石耸立海中)树木丛生,(树木郁郁葱葱)百草丰茂。(草木遍地丛生)秋风萧瑟,(秋风吹拂凄冷)洪波涌起。(巨浪奔腾澎湃)日月之行,(日月空中运转)若出其中。(如行大海之中)星汉灿烂,(天河闪烁灿烂)若出其里。(像出海波浪里)幸甚至哉,(幸而观赏沧海)歌以咏志。(聊以短歌咏怀)

曹操的《观沧海》十四行,有人认为是中国古代"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",实在值得商榷。

关于什么是山水诗,可能因为对其含义的理解不尽相同,因而出现分歧,这是很正常的。笔者以为,是否是山水诗,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:

第一、从篇幅看,对山水景物的描写,应占主要的成分,而不是三言两语。

第二、山水成为诗人直接的审美对象,而不仅仅是借以言志、感发诗情,或只作为比喻、衬托的修辞手段。

第三、诗中景物不是山水自然的概括和抽象物,而是具象化、个性化的精细描绘。

第四、它应与登山临水,游览骋目,或羁旅行役等途程所见所感相联系。

第五、对山水景物的描写,是一种有意识的、自觉的行为。

根据以上五点,曹操的《观沧海》,只是感怀中的山水,山水中的感怀",应该属于一首"感怀诗"

众所周知,此诗为献帝•建安十二年(207)九月,曹操北征乌桓,其归程时所作。虽为军旅途中登临所见,其主要篇幅亦多写景。但末云"幸甚至哉,歌以咏志",其借景言志,十分清楚。曹操本身有意识地进行山水描写,而仅是借沧海之动荡、浪涛之汹涌,以咏怀言志,抒发一己之豪情,实属言志感怀之诗。而且《观沧海》只是古题乐府《步出夏门行》组诗之一(夏门,洛阳城门),序曲《艳》以外,尚有四首,即《观沧海》、《冬十月》、《河朔寒》、《龟虽寿》,或抒怀,或言风土,或于社会动荡感到忧虑,各首末句皆云"歌以咏志"。且《序曲》则明言"经过至我碣石,心惆怅我东海",可证整组诗实是抒怀。只不过描写山水景物的诗句较多。尽管如此,在篇幅、心旅和具象化的描写方面,《观沧海》与南朝晋宋时期的山水诗,已经比较接近,但也只是"接近"而已。

这种感怀诗中的山水景物描写,在魏文帝曹丕的诗中也曾存在,如乐府《丹霞蔽日行》:

丹霞蔽日,彩虹垂天。谷水潺潺,木落翩翩月盈折冲,华不再繁。古来有之,嗟我何言!

十句中虽有八句景物描写,而着眼点则在末句的"嗟"叹。曹植的同题诗云:

纷为昏乱,虐我忠正。周室何隆,一门三圣。牧野致功,天亦革命。汉祚之兴,皆秦之衰。虽有南面,王道凌夷。炎光再幽,殒灭无遗。

此借史监。同是《丹霞蔽日行》,却取径大异。因此,不能据曹丕诗多景物描写之诗句,便判其为山水诗。曹丕诗对于山水诗的催生不在感怀类,而在其宴游之诗。如《芙蓉池作诗》、《于玄武陂作诗》。"模山范水比较细致,文辞富丽,常用对偶",在"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"。具体地说,曹丕对山水景物的描写,已经脱离了概念化、抽象化,而臻于个性化的刻画。《芙蓉池作诗》云:

乘辇夜行游,逍遥市西园。双渠相溉灌,嘉木绕通川。卑枝拂羽盖,修条摩苍天。惊风扶轮轂,飞鸟翔我前。丹霞夹明月,华星出云间。上天无光彩,五色一何鲜。寿命非松乔,谁能得神仙?遨游快心意,保已终百年。

全诗十六句。首二句交代宴游时间(夜),地点(西园,即铜雀园)。末四句归结到宴游后的感叹。中间十句都是对铜雀园夜景的描写。这是宴游诗中山水描写的典型之作。《于玄武池作诗》亦属此类。

陈思王曹植则开启了游仙诗中的山水描写,对山水诗的催生也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曹植写了许多"游仙诗",如《游仙诗》、《仙人篇》、《升天星》、《五游篇》等,皆借以感叹年华消逝、功业无成的抑郁。其中《远游篇》的上半部分,可以看作人间山水的移就:

远游临四海,俯仰观洪波。大鱼若曲陵,承浪想经过。灵鳌戴方丈,神岳倚嵯峨。仙人翔其隅,玉女戏其阿。琼蕊可疗饥,仰首吸朝霞。

曹植所开启的"游仙诗",到了西晋开始大量出现。魏末晋初,权力交替之时,社会更为动荡。一些士大夫避祸求生,企求在宗教的幻想中,或得精神上的慰藉。《说文解字》段玉裁注"仙"字云:"仙,迁也,迁入山也,故其制字,‘人’旁作‘山’。"意言俗世人,入山居住为"仙",所以"仙"字左边为"单人旁"。看来,"游仙"从特定意义上说,就是进入山水中寻找仙人。人们在深山密林、高岩幽谷中,自然能多接触山水景物,发为吟咏,亦多自然景物的描写。如西晋•张华的《游仙四首》,何劭的《游仙诗》,郭璞的《游仙十九首》,张协的《游仙诗》,其作中犹以郭璞的十九首,与山水景物最为契合,景物刻画的具象、精致,为其他《游仙诗》所不及。其八云:

暘谷吐灵曜,扶桑森千丈。朱霞升东山,朝日何晃朗。回风流曲榭,幽室发逸响。

由曹操父子所开启的感怀诗,融入山水、宴游、登临的描写,山水诗的到来。已经是呼之欲出了。但是,"阵痛"不等于"产生",它还必须要有催生的因素。

二、中国山水诗的三大催生因素

第一、江南明媚秀丽的山水诱发了诗人的灵感。

经过王室内乱、种族战争,西晋灭亡。公元317年,元帝渡江,在今日南京建立新的王朝,即历史上的东晋。北方大家世族突然发现,南方山水之秀丽大胜于北方。王羲之和谢安等家族转而在南方经营山水园林,建立世袭的庄园。其中,浙东的会稽(今浙江绍兴)和浙南的永嘉(今浙江温州),成为他们栖身或悠游的佳山秀水之地。北方大家世族王、谢等均具有超凡的造诣。浙江的山水成了绘画与诗歌的题材,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这也就是山水诗产生在江南的重要原因。

第二、玄学的感召,隐逸(隐居山林)之风盛行。

儒学衰落,以老庄思想为主的一种哲学思潮——玄学迅速兴起,取代了儒学,成为东晋、宋齐梁陈时期的主要意识形态。玄学调和儒家、老庄两种世界观,认为隐居山林和入朝为官没有什么不同,行迹虽异,但在体味玄理、体察人生上殊途同归。所以,晋宋时期隐逸之风大盛。隐居山林被士大夫看作人格的高尚清远。朝廷也大力褒扬隐逸,征召隐士入朝为官。而士大夫则借隐居为仕途捷径。他们与山水的默契,在优游中寄托自己的情怀,或借山水以傲世,或借山水以慰藉仕途的失落,在山林中寻找"适性"和寄托。

与隐逸之风盛行的同时,是"隐逸"诗人开始有意无意的写作山水诗。

由于长期生活于山林之间,吟啸赋诗,对于山水景物的清幽静谧自然有一种契合,从而借"隐居"以模山范水,将山水"人化":具象化与个性化。为山水诗的到来起了催生的作用。如左思《招隐二首•其一》:

杖策招隐士。荒涂横古今。岩穴无结构,丘中有鸣琴。白云停阴冈,丹葩曜阳林。石泉漱琼瑶,纤鳞或浮沉。非必丝与竹,山水有清音。

描摹山水,有声有色,刻画细致,层次分明。对后来山水诗在山形水态、水声山色的描绘上富有启发。

第三、五言诗日臻成熟,谈玄说理的四言体让位于五言诗。

西晋时期出现的借山水谈玄说理的玄言诗,因缺乏诗情与形象,为士大夫所厌倦、抛弃。山水诗迅速兴起,以具体的、个性化的描绘,取代了抽象的概念化玄言诗。刘勰《文心雕龙•明诗》云:"庄老告退,山水方滋。"这里所说的"庄老",即指玄言诗。

(三)谢灵运与永嘉山水诗

一、谢灵运的生平

谢灵运,生于东晋•孝武帝司马昌明•太元十年(385),名公义。谢灵运小时聪慧过人,祖父谢玄问儿子谢琰:""我生了你,很笨,谢琰,你生出灵运那么聪明!"谢琰回答说:"我的儿子比你的儿子就是聪明!"成为历史上的笑谈。

谢灵运幼年时在钱塘道士杜灵的道馆中寄养,十五岁才回建康(今南京),故小名客儿。谢灵运名公义,字灵运,以字行。

晋安帝•元兴二年(403),谢灵运袭封康乐县公。历任抚军(刘毅)记室参军、太尉(刘裕)参军、中书黄门侍郎等职。南朝刘宋建立后,降封康乐县侯,历任散骑常侍,太子左卫率、永嘉太守、秘书监、临川太守。宋文帝•元嘉十年(433),以"叛逆"罪处绞刑,时年四十九。

谢灵运年少好学,博览群书,工诗善文。是中国古代第一位全力创作山水诗的诗人。兼通史学,擅长书法,翻译佛经,并奉诏撰写《晋书》。有《谢康乐集》传世。

刘宋•永初二年(421),谢灵运与宋武帝•刘裕次子刘义真,因共同爱好文学,相交成为好友。刘义真胸无城府,对外人说:"得志之日,当以灵运为宰相。"为刘裕所知。

永初三年六月。刘裕下旨贬谢灵运为永嘉太守。抵永嘉未久即病,一年后辞职,回上虞始宁别墅。

宋文帝即位后。不想让他居会稽,命任临川内史。谢灵运终日无所事事,游山玩水。依然如故。被有关人员弹劾。司徒派临川王的从事郑望生逮捕谢灵运,谢灵运反而抓住郑望生,起兵叛逃,从而有了叛逆的念头。作诗云:"韩亡子房奋,秦帝鲁连耻,本自江海人,忠义感君子。"最后被追上并被逮捕,送到廷尉那里定罪。廷尉上奏说谢灵运率领部众造反,应处以死刑,宋文帝爱惜他的才华,只想免去他的官职。而彭城王刘义康坚持说不应饶恕,于是皇帝下了一道诏书:"谢灵运罪过深重,确实应该判处死刑。但念他祖父谢玄有功于国家,应该原谅他的子孙,免死充军广州。"

元嘉十年(433),秦郡府将宗齐受走到涂口,途径桃墟村,看见有六七个人在下面路上胡乱说话,怀疑不是好人。回来告诉郡县长官,长官派兵随同宗齐受前去抓捕,经过搏斗,把他们全部捉住,投入了监狱。其中有一人叫赵钦,山阴县人,说:"本村人薛道双以前和谢灵运共过事,在去年九月初,薛道双通过本村人成国告诉我说:‘先前做临川内史,现在犯法冲军广州的谢某,给我们钱财,叫我们买弓箭刀枪盾牌等武器,让薛道双结交乡里的健儿勇士,在三江口劫救谢某,如果成功的话,大家功劳都一样。’于是集合众人篡取谢某,但没成功。大家回来时很饿,只好沿路打劫。"有关部门以此又上奏按法逮捕谢灵运。宋文帝刘义隆下诏书,命令在广州将谢灵运就地正法,终年四十九岁。

谢灵运临死时写诗说:"龚胜无余生,李业有终尽。稽公理既迫,霍生命亦殒。凄凄凌霜叶,惘惘冲风菌。邂逅竟几何,修短非所悯。送心自觉前,斯痛久已忍。恨我君子志,不获岩上泯。"他诗中称述的龚胜、李业,好比前诗中说的子房、鲁连。(未完待续,接下期)